

二十四史

精编



文化
百科
丛书

宋
涛
主
编



上海出版社

二十四史精编



文化百科丛书

主编 宋 涛

辽海出版社



李君羨传

——《旧唐书》卷六十九

【原文】

李君羨者，洺州武安人也。初为王世充骠骑，恶世充之为人，乃与其党叛而来归，太宗引为左右。从讨刘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战必单骑先锋陷阵，前后赐以宫女、马牛、黄金、杂彩，不可胜数。太宗即位，累迁华州刺史，封武连郡公。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羨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羨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天授二年，其家属诣阙称冤，则天乃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

【译文】

李君羨。洺州武安人。开始任王世充的骠骑，厌恶王世充的为人，于是和其同党背叛王世充而归顺唐，唐太宗整日让李君羨在其左右。跟随太宗征讨刘武周和王世充等人时，每次战斗他一定是单枪匹马，冲锋陷阵，太宗前后赐给他宫女、马牛、黄金、杂彩，不可胜数。太宗即位后，累积升至华州刺史，封为武连郡公。

贞观初年，太白星频繁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后说：“女主将兴起。”又有民谣说：“应当有女武王者。”太宗很讨厌。当时李君羨是左武卫将军，又驻守玄武门。太宗一次请武官喝酒作酒令，让他们各自说出自己的小名。李君羨自称小名“五娘子”，唐太宗不由惊愕，于是大笑说：“什么样的女子，这么勇猛！”又因为李君羨的封邑和属县都有“武”字，对李君羨深恶痛绝。待到御史奏报李君羨与妖人员道信偷偷相与为谋，结合在一起，将要有不轨的行为，于是下诏杀了他。天授二年，他的家属到宫殿喊冤，武则天于是追复李君羨的官爵，按照礼制重新葬了他。

李百药传

——《旧唐书》卷七十二

【原文】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为童儿时多疾病，祖母赵氏故以百药为名。七岁解属文。父友齐中书舍人陆义、马元熙尝造德林宴集，有读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并不知其事。百药时侍立，进曰：“传称‘邠人藉稻’。杜预注云‘邠国在琅邪开阳’。”义等大惊异之。

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谢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寿宫，令袭父爵。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奏授礼部员外郎，皇太子勇又召为东宫学士。诏令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台内奏议文表，多百药所撰。时炀帝出镇扬州，尝召之，百药辞疾不赴，炀帝大怒，及即位，出为桂州司马。其后，罢州置郡，因解职还乡里。

大业五年，授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会稽。寻授建安郡丞，行达乌程，属江都难作，复为沈法兴所得，署为掾。会沈法兴为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及杜伏威攻灭子通，又以百药为行台考功郎中。或有谮之者，伏威囚之，百药著《省躬赋》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无罪，乃令复职。

伏威既据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抚，百药劝伏威入朝，伏威从之，遣其行台仆射辅公祐与百药留守，遂诣京师。及渡江至历阳，狐疑中悔，将害百药，乃饮以石灰酒，因大泄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药不死，乃作书与祐令杀百药，赖伏威养子王雄诞保护获免。公祐反，又授百药吏部侍郎。有谮百药于高祖，云百药初说杜伏威入朝，又与辅公祐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祐平，得伏威与公祐令杀百药书，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

太宗重其才名，贞观元年，召拜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书》。二年，除礼部侍郎。朝廷议将封建诸侯，百药上《封建论》曰：臣闻经国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阐治

定之规，以弘长世之业者，万古不易，百虑同归。然命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乱之异，遐观载籍，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周氏以监夏、殷之长久，遵黄、唐之并建，维城盘石，深根固本，虽王纲驰废，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践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忧，故一夫号泽，七庙隳祀。

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篆，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覬觐，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存，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禋祀如线，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短闰余，数钟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盛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子之勃兴，抗龙颜之基命者也！

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是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既紊，断可知焉。楔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所多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藩篱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甚羿、浞之灾，高贵之殃，宁异申、缙之酷。乃钦明昏乱，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凌弱，众暴寡，疆场彼此，干戈日寻。狐貍之役，女子尽髻；崤陵之师，双轮不返。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民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委以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

封君列国，藉庆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自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征舒；卫宣则父子聚麀，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颁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衣唯补葛。南阳太守，敝布裹身；莱芜县长，凝尘生甑。专云为利图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

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洛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

伏惟陛下握纪御天，膺期启圣，救亿兆之焚溺，扫氛侵于寰区。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独照宸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以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晋氏失驭，宇县崩离；后魏乘时，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时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民不见德。及大业嗣文，世道交丧，一时人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止未康。

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覈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实所庶几。爰敬蒸蒸，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豎，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谏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申，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蕘，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徙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家人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岁荒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廩空虚。圣情矜愍，勤加惠恤，竟无一流离道路，犹且食啖藜藿，乐撤簋戾，言必悽动，貌成癯瘠。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永久，难以卒变。请待斲雕成朴，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美哉斯言也。

太宗竟从其议。

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与左庶子于志宁、中允孔颖达、舍人陆敦信侍讲于弘教殿。时太子颇留意典坟，然闲燕之后，嬉戏过度，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辞多不载。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献赋，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因赐彩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废。十年，以撰《齐史》成，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礼》及律令成，进爵为子。后数岁，以年老固请致仕，许之。太宗尝制《帝京篇》，命百药并作，上叹其工，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

年八十四，谥曰康。

百药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郁，尤长于五言诗，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性好引进后生，提奖不倦。所得俸禄，多散之亲党。又至性过人，初待父母丧还乡，徒跣单衣，行数千里，服阙数年，容貌毁悴，为当时所称。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筑山，文酒谈赏，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子安期。

【译文】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他做过隋朝的内史令，是安平公德林的儿子。他在童年时常常得病，所以祖母赵氏就用百药做了他的名字。李百药七岁就懂得做文章。他父亲的朋友齐中书舍人陆义和马元熙曾经参加德林的宴会，席间有个读徐陵文章的人，说到“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大家都不知道典出何事。当时百药侍立一旁，走上前说：“《传》称‘邾国的人贡献稻子’。杜预注说：‘邾国在琅邪开阳。’”陆义等非常吃惊。

隋文帝开皇年初，李百药被授予东宫通事舍人，后来又调任太子舍人，东宫学士。有的人嫉妒他的才能而诽谤他，他就托病辞去职务离开了东宫。开皇十九年，他被迫到了仁寿宫，承袭父亲的爵位。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喜爱他的才华，便奏请朝廷授予他礼部员外郎的官位，皇太子杨勇又召百药为东宫学士。皇上诏令他修订五礼，制定刑律法令，撰写阴阳书。尚书省的奏折文书，大多都是百药所撰写的。当时炀帝离京镇守扬州，曾经召唤他，百药推辞有病而不去见，炀帝大怒。等到炀帝登位，李百药被调离京城任桂州司马。这以后，朝廷撤消州设立郡，所以李百药被解除职务又回到家乡。

隋炀帝大业五年，李百药被授予鲁郡临泗府的步兵校尉。大业九年，他担任防戍会稽的职务。不久他被授予建安郡丞的官位，他到达乌程时，恰好遇到江都发生了事变，隋炀帝被杀死。李百药又被沈法兴所用，任命为属官。到了沈法兴被李子通所攻破，李子通又任命百药为中书侍郎和国子祭酒。等到杜伏威攻灭李子通的时候，又任命百药为行台掌考察文武百官功过善恶的官员。有的人诬告他，杜伏威把他囚禁起来，李百药作了《省躬赋》用来陈述他的情况，伏威也知道他是无罪的，就让他复还原职了。

伏威已经占据了江南，唐高祖派遣使者招抚他，百药劝伏威顺服唐朝，伏威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他的行台仆射辅公柝和百药留守，然后到达京城。后来渡江到历阳，杜伏威又犹豫后悔了，想害百药，就让他喝石灰酒，于是百药大泄痢疾，反而旧病全都除去了。伏威知道百药没死，就写信给公柝命令他杀百药，百药依靠着伏威的养子王雄诞保护才得以脱身。公柝造反后，又授予百药吏部侍郎。有人在高祖面前诬陷说百药开始劝说杜伏威入朝，后来又和辅公柝一起造反。高祖大怒。等公柝之乱平定后，高祖见到了伏威给公柝命令他杀百药的信，怒气才稍稍平息了一点，然后把百药发配到涇州。

唐太宗重视百药的才能和名气，贞观元年，召见百药，拜为中书舍人，赐给安

平县男爵位。百药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写《齐书》。二年，他被授予礼部侍郎的职位。朝廷商议将分封贵族、建立诸侯国，百药呈上《封建论》说：“臣听说治理国家，护佑人民，是做国王的永恒的职责；尊敬主人，安抚上辈是人情的根本的道义。考虑阐明治国安邦的规划，以光大永世的基业。这是万古千秋不变的规矩，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但目的却是一样的。但是天命历数有长和短的差别，帝王之邦，大夫之家有治政和乱政的不同。纵观典籍上的记载，论述得很详细。都说周朝的存在超过它的历数，秦朝没有达到应有的期限，存在和灭亡的道理，就在于周朝采取了封国制，而秦朝用郡县制。周朝从夏朝、商朝存在的长久得到借鉴，遵循黄帝、唐尧建国的榜样，实行分封制，诸侯国如同周王室的屏障，起着拱卫王室的作用，使得周朝的根基坚固。虽然法度松弛甚至被废止，但诸侯国如同枝干相互扶持，所以使叛乱不能发生，国家宗庙不断绝。秦始皇违背效法古制的法则，抛弃了先王的治国之道，跨越华山，仗恃险要，废除王侯，设置郡守，皇家子弟没有尺寸的封地，众百姓缺少共同治理国家的忧虑，所以陈涉一人在大泽乡发动反秦起义，七庙被毁坏，秦国灭亡了。”

“臣以为自古的皇帝，君临天下，都是受命于上天，既定在皇帝名册中的，他们得天下是遇到了兴王的天运，而天下人的忧怨也正好遇到了圣人出世的时期。虽然曹操出身于宦官养子之家，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押运役徒的小吏，地位卑下，他们登上皇位不是刻意有非分的希望，而是想推辞也不能的。如果他们的狱讼不公，人心不附，精华已经枯竭了，即使像圣德美名充溢覆盖于四方之外的尧，上察天文，了解是否符合天意的舜，不只有意以位让贤，即使守着它也不可能坚固。凭着唐尧、虞舜的仁德尚且不能使他的后人繁荣昌盛。所以知道帝位的长短，必定在于天时，政务的兴盛或者衰败，与人事有关。昌盛的周朝推算存在有三十代，推知年数是七百年，虽然周朝的衰微竟是这样的久远，但是文、武的帝位早已存在了。这就是说长久的国家的命运，已经决定于一个不可知的幽冥中了。等到周昭王荒于国政，当他南巡至汉水时，当地人民给他一只用胶粘的船，行至江心，船沉而死，没有返回到都城；等到犬戎杀周幽王后，平王由镐京迁都洛阳，国家的统治就像线一平微弱，国都附近的地方都不能安守，这就是逐渐衰落的天理，使‘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度受了牵累。秦国存在的时间很短，如同岁月之余分一样，有很多的厄运。秦始皇的德行和禹、汤不能比，秦二世的才能不能和启、诵相比。假使李斯、王绾等人开拓领土，将闾、子婴等人都建立诸侯之国，怎么能抗拒天子的兴起，违背真龙的天命？”

但是得失成败，各有各的原因。但著述的人，多数都恪守常规，没有不在情理上忘记时代有今古的差异，在道理上不明白治世的风气和乱世的风气有厚薄的区别的，想在消亡了很多君王的末世，实行夏、商、周三代的法令。天下以内，都分封了诸侯；王城很多地方都是士大夫的封邑。这是用上古的方法治理虞、夏之朝，用远古的法律治理汉、魏的末世，法纪政纲紊乱断世就可以知道了。刻舟求剑，不见它有可取之处；拘泥成法不知变通，只会增加更多的迷惑。只知图谋国家、帝位的打算，想称王，惧怕霸王的军队；国家将亡，没有

诸侯国的援助。不明白秦二世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和羿、浞的灾祸的原因相同；高贵乡公的灾难，的灾难，难道和申、缙不一样。皇上的智识昏乱，失去了安危感，不是宰相公侯能造成国家的兴亡的。并且几世之后，王室渐渐衰微，原先是藩屏的诸侯国会化为仇敌。大夫之家习俗不同，诸侯之国政务各不相同，以强力欺凌弱者，以人多侵犯人少的一方，因边境问题相互频繁地发生战争。在狐骀的战役，死伤很多，妇女都服丧；孟明视在崤山全军覆没。这只是略举一例，其余的不可胜数。陆机于是说：‘继承王的位的人放弃了他的王权，叛逆者占据了诸侯国，天下安乐，以清明的治理来对付乱世。’这是多么荒谬的言论啊！但是设立官位分封职务，任命使用贤能人才，使用奉法循理的官吏，完成共同治理的委托，管理一个郡执掌一方大印，哪个年代没有人。这样使大地丰收，人们都称赞廉明的官员，政事如同神明一样清明。曹元首就得意地说：“与人共同分享乐趣的人，人必然分担他所担忧的事情；与人共同安守者，人必然拯救他的危难。”实行分封制，百姓就和他共安危；实行郡县制，百姓就和长官的忧乐不同。这种话是多少荒谬啊！

“分封诸侯，建立国家，凭借门第资格的福荫，忘记了先辈创业的艰难，轻视他自然的高贵，没有不世代增加淫靡残暴，一代代地增加骄矜奢侈的。他们的离宫别院都建造得接近天河，有时残酷地使用人力到了尽头，有时召诸侯来一起享乐。陈灵就遭遇到了非君臣之礼的命运，被大夫夏征舒所杀；卫宣则奸淫他的父亲之妾，终于被他的儿子寿、朔所杀。从而说为自己考虑治国之道，怎么能会这样呢？朝廷内外的百官都选择士族和庶族任命他们，通过镜子来确定他们的成绩。任职多年而有劳绩就提升他的品阶，考核成绩，决定职务的升降。升降的事情关系到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不贪公利到私人手中去，妻儿不到官舍中去干政。以刺史的权力之大，吃饭却常没有时间生火；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员，所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南阳太守，以破旧的布裹身；莱芜县长，盛饭器上落满了灰尘。认为人们只有追求名利及物质的，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啊。总而言之，爵位不是世代相传的，任用贤能的道路就会广泛；人民没有固定的管理者，对下的凝聚力就不坚固。这是傻子都能辨别出来的，怎么可以疑惑呢！至于像灭国杀死君



主的事情，在春秋二百年间都有发生，几乎没有安定的年头。宋襄公使邾文公杀曾子，用以祭祀睢水的妖神，他们都是诸侯国的君；鲁国的道路是平坦的，每每等待那诸侯间的好淫乱的不事征伐的集会。即使西汉哀帝、平帝之时，东汉桓帝、灵帝之际，官吏荒淫暴虐，也不至于这样。治理国家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诚恳希望陛下掌握礼义纲纪，统治天下，承受天命，启迪圣智，将众多百姓从水火中救出来，将大地的妖气扫除。创建基业，传于后世，您的功德可与天地相匹配；您所发的号令，都是是极万物之妙而形成的理论言辞。帝心最为明察，永远纪念古制，将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建立众多的邦国，封亲族为诸侯。我以为自汉、魏以来，分封诸侯带来的弊端很多；尧、舜以后，天下为公的大道已经绝灭。而且晋朝皇权被刘裕所夺，失去统制，天下分离；后魏乘机建立北魏，汉族同各族杂居在一起。加上长江的分隔，与江南远隔，学文的开始学长短合纵连横的权术，学武的想着打仗，都是狡猾奸诈之风盛行的原因，更加助长了轻薄的风气。隋文帝建立隋朝凭借的是他的北周的外戚。他驱使群英为他做事，凭借的是他的无比的猜忌和权术。没有费劲，时世就发生了变化，不是凭借的战争功劳。随文帝在位有二十四年，百姓却没有看见他的德行。等到隋炀帝杨广即位，凶乱很多，一时的英雄人物都完全失掉。虽然上天派遣神明英武的人来削平农民起义和封建割据势力，但战争不息，百姓劳瘁而没有得到休息。”

“自陛下谨遵父命，继承帝位，综合考察前王，您对百姓爱护情深，政治清明达到大治。虽然达到了最高的道德却没有记载，言辞图像所记载的，只是稍微陈述了一下梗概，不过也差不多达到了说明的程度了。百姓深深地爱戴着皇上，劳动着不觉得疲倦，是像大舜对父亲一样的孝顺。他们向宦官咨询皇上的健康情况，亲自尝皇上的饮食，是文王的德行。每当刑部议罪，尚书审理案件，皇上对于大小案件必然审察清楚，冤与不冤都得以申明，并且废除了断去脚趾的刑罚，更改了死刑，无处不是显现着您的仁慈和怜悯之心，您像大禹一样富有同情心。皇上正色直言，虚心接受意见，不怠慢粗陋和说话迟钝的人，不放弃草野之人所提的意见。像尧一样求谏心切。奖励儒学，鼓励努力学习的人，提拔精通经述的人做高官显宦，提升学问渊博的大儒做卿相，是像圣人一样的善于诱导。群臣因为宫中闷热潮湿，睡觉和吃饭不舒服，请求皇帝迁到高爽明亮的地方去，建造一个阁楼。可皇上却怕浪费财力拒绝了子民的请求，不怕风寒，安于简陋的住所。去年荒俭，天下饥荒，战乱又刚过去，国库空虚。皇上怜悯百姓，多多地给予赈救，想来没有一个迁移离散不得处所。并且皇上还吃野菜，撤去各种音乐，说话起来必悲伤难过，看起来很瘦弱。周公旦喜好征服周边的少数民族，夏禹使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都臣服了。陛下每每使四面的少数民族都归顺了，必然回去想检查自己的行为，仔细考虑惟恐以国内百姓的劳累，以换取远方归服。您不希求万古的英名，而愿留存现在有成就的事实。心里急切而忧劳，从不出游，每天早上临朝，接受群臣的意见而不疲倦。心中考虑到万物，德行达到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入见，讨论事情的是

非，内心完全在这上面，只谈论政事，更是没有别的言辞。刚刚日头偏西，就传召才学之士，让他们随意地闲谈，尽意谈论典籍，间杂以写作文章和吟咏词及玄妙的谈论。到了二更时分忘记了疲倦，半夜都不睡觉。这四种做法超越了过去，有人类以来，只有一个人而已。发扬光大这种好的风俗教化，明显地宣布四方，确实可以使它在一个月之内，充满天地之间。但是现在淳厚的社会风气还受到阻碍，虚浮欺诈的风气还没有改变，这是因为这种习惯太久，难以立刻改变过来。只等待您砍去雕饰成为质朴，以质朴代替了文彩，百姓不犯法，刑罚没有用处。登泰山行封禅之礼已经完毕，再治理国家，画出经界，筹划山河给我们的利益，为时也不算晚。《易》说：‘天气的寒暑往来，地理陵谷变迁，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何况对于人事呢？’这话说得多好啊！”

太宗竟听从了他的意见。

四年，李百药被封为太子右庶子。五年，他与左庶子于志宁、中允孔颖达、舍人陆敦信侍讲于弘教殿。当时太子很留意于经籍，但是清静之后，游戏玩乐过度，百药作《赞道赋》用以劝告太子，写了很多就不记述了。太宗看见了就派遣使者对百药说：“朕在皇太子那里看到了你所献的赋，详细地陈述了自古以来太子的事用来告诉太子，很是典雅切要。朕选卿来辅助太子，正是因为这件事与委任的职务十分相称，只是应当善始善终。”所以赐丝织品五百段，但是太子终于不醒悟。十年，因为撰写《齐史》完成，他被加封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不久他被授予宗正卿。十一年，因为撰《五礼》和律令成功，进爵为子。几年后，因为年老坚持请求告老辞官，皇上同意了。太宗曾经作《帝京篇》，让百药一起作，皇上感叹他的文笔精巧，手诏说：“卿真是身体老了而才思更加旺盛，年纪大了而创意更新！”二十二年，李百药逝世，终年八十四岁，谥号为康。

百药以名臣之子的身份，继承了父辈的才德品行，四海的名流没有不景仰、推崇的。他文辞深沉、蕴藉，尤其擅长于五言诗，即使是砍柴的童子和牧童，都吟咏诵读。他性情喜欢引导、推荐青年人，对他们奖励不断。他所得的俸禄，多数都分发给亲人。李百药还天性过人，当初他侍奉父母逝世而回乡来，光着脚穿着单衣，走了几千里，服丧几年，容貌消瘦憔悴，被当时的人所称道。到了弃官告老还乡的时候，他怡然自得，穿过池塘建造假山，写文章畅饮美酒，谈论赏鉴，用以舒展平生的志向。他著有文集三十卷。他的儿子叫安期。

许敬宗传

——《旧唐书》卷八十二

【原文】

许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礼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阳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属文，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难，善心为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转投于李密，密以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徵同为管记。武德初，赤牒拟涟州别驾。太宗闻其名，召补秦府学士。贞观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国史，迁中书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缋经。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马。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春宫，迁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亲伐高丽，皇太子定州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中书令岑文本卒于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太宗大破辽贼于驻跸山，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

先是，庶人承乾废黜，官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敬宗上表曰：“臣闻先王慎罚，务在于恤刑；往哲宽仁，义在于宥过，圣人之道，莫尚于兹。窃见废宫官僚，五品以上，除名弃斥，颇历岁时。但庶人畴昔之年，身处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阴结幸臣，所预奸谋，多连宗戚。祸生虑表，非可防萌，宫内官僚，迥无关预。今乃投鼠及器，孰谓无冤？焚山毁玉，稍同迁怒。伏寻先典，例有可原。昔吴国陪臣，则爰丝不坐于刘濞；昌邑中尉，则王吉免缘于海昏。譬诸桀布，乃策名于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质于张敖。主以凶逆，陷其诛夷；臣以贤良，荷彼收擢。历观往代，此类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义。杨勇之废，罪止加于佞人，李纲之徒，皆不预于刑网。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称为美谈。而今张玄素、令狐德棻、赵弘智、裴宣机、萧钧等，并砥节励操，有雅望于当朝；经明行修，播令名于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扑，或以忤意而见猜嫌，一概雷同，并罹天宪，恐于王道，伤在未弘。”由是玄素等稍得叙用。

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高宗嗣位，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敬宗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

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永徽三年，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六年，复拜礼部尚书。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敬宗特赞成其计。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并直言忤旨，敬宗与李义府潜加诬构，并流死于岭外。

显庆元年，加太子宾客，寻册拜侍中，监修国史。三年，进封郡公，寻赠其父善心为冀州刺史。高宗因于古长安城游览，问侍臣曰：“朕观故城旧基，宫室似与百姓杂居，自秦、汉已来，几代都此？”敬宗对曰：“秦都咸阳，郭邑连跨渭水，故云‘渭水贯都，以象天河’。至汉惠帝始筑此城，其后苻坚、姚萇、后周并都之。”帝又问：“昆明池是汉武帝何年中开凿？”敬宗对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为昆明滇池所闭，欲伐昆明国，故因镐之旧泽，以穿此池，用习水战，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与弘文馆学士具检秦、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奏。其年，代李义府为中书令，任遇之重，当朝莫比。

龙朔二年，从新令改为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册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并依旧监修国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与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

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风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隐恶如此。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然自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戡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前后赏赉，不可胜纪。

敬宗好色无度。其长子昂颇有才藻，历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为继室，假姓虞氏。昂素与通，烝之不绝。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请流于岭外。显庆中，表乞昂还，除虔化令，寻卒。咸亨元年，抗表乞骸骨，诏听致仕，仍加特进，俸禄如旧。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

太常将定谥，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唯闻于黜货。白圭斯玷，有累清尘，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太子舍人彦伯不胜其耻，与思古大相忿竞，又称思古与许氏先有嫌隙，请改谥官。太常博士王福畴议曰：“谥者，饰终之称也，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使嫌隙是实，即合据法推绳；如其不亏直道，义不可夺，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

礼？福畴忝当官守，匪躬之故。若顺风阿意，背直从曲，更是甲令虚设，将谓礼院无人，何以激扬雅道，顾视同列！请依思古谥议为定。”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畴曰：“高阳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谥为‘缪’？”答曰：“昔晋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谥为缪丑公。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万钱，所以贬为缪丑。况敬宗忠孝不逮于曾，饮食男女之累，有逾于何氏，而谥之为‘缪’，无负于许氏矣。”时有诏令尚书省五品已上重议，礼部尚书杨思敬议称：“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诏从其议。

彦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笔，多令彦伯代作。又纳婢妾谗言，奏流岭表，后遇赦得还，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译文】

许敬宗，杭州新城人，隋朝礼部侍郎善心的儿子。他的先祖自高阳南渡，世代在江南做官。敬宗自幼善写文章，考中秀才后被授以淮阳郡司法书佐，不久当值于谒者台，奏禀通事舍人之事，江都的事变，善心被宇文化及杀害，敬宗辗转投奔到李密处，李密委任他做元帅府室，和魏征同为管记，武德初年，正式出任涟州别驾。太宗听说他的名声，召补为泰府学士。贞观八年，升任著作郎，同时修订国史，又迁为中书郎。十年，文德皇后去世，文武百官披麻戴孝。率更令欧阳询长得像鬼怪的模样，众人有些议论，敬宗见了大笑，被御史弹劾，降职为洪州都督府司马。后又几次迁为给事，同时修订国史。十七年，因为修订的《武德》、《贞观帝录》完成，封为高阳县男，赐给丝织品八百段，兼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春宫时，升职为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亲自征伐高丽，皇太子在定州监国；敬宗和高士廉等共同执掌机要。中书令岑文本死在了随军路上，命令敬宗为本官检校中书侍郎。太宗在驻蹕山大破辽军，敬宗站在马前受旨起草诏书，词彩相当华丽，被大大地赞赏一番。

这以前，承乾被废黜，官僚也大多被削职，还没有起用的趋势。敬宗上表说：“我听说先王慎于惩罚，重要的在于减轻刑罚；以前的哲人宽厚仁慈，意义在于宽恕别人的过错。圣人的哲理，没有不重视这一点的。我看见被废了的宫中的官僚，五品以上的都遭到罢斥，已经经历好多年月。但是这些人在废太子往昔的日子里，身处在不被怀疑的地位，却包藏着悖逆之心，暗中巴结宰相大臣，所策划的阴谋，大多关系到宗室。祸患发生在表面，却不能在其萌生时便给以预防。宫里面的官僚，不能予以制止，现在到了投鼠而且连带器物的地步，谁说不冤枉呢？烧山毁掉美玉，稍稍象是有所迁怒。伏下身去搜寻历代的典故，总可以找到先例而情有可原。当初吴国的陪臣爰丝不受刘濞所累，昌邑中尉王吉免缘于海昏，栾布也曾列名于彭越官籍中，田叔也曾到张敖那儿委身为质。其主凶逆而陷于诛杀的灾难，而臣因贤良，被他们收用。历观往代，这类事极多，至近代隋朝，又重走这条老路。杨勇被杨坚所废后，其罪只及于身边佞臣，李纲之类人，都未遭到应有的惩罚。古往今来这种折衷取事的作法，史籍中都以为美谈，而今令狐德棻、赵弘智、裴宣机、萧钧等人，平时都志节高尚、操守清正，素有雅望，研习经籍，修习道德，天下人

都知道他们的美名，或者因为直言净谏而遭鞭笞，或者因为忤逆圣意而被猜疑，大家遭遇都一样，一起被皇上所弃，恐怕对陛下的王道的之政，深有妨碍。”这样玄素等人才又被皇上启用。

二十一年，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

高宗继位后，代替于志宁为礼部尚书。敬宗把女儿嫁给了蛮族的首长冯盎的儿子，因而更多的纳入金银财宝，被有关的官员弹劾，降职为郑州刺史。永徽三年，入朝为卫尉卿，加授弘文馆学士，同时兼修国史。永徽六年，又拜为礼部尚书。高宗废掉皇后王氏，而拥立武昭仪为后，敬宗很赞成他的做法，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一起直言违背皇上的旨意，敬宗和李义府暗地里加以诬陷，导致他都被流放死到了岭外。

显庆元年，加封为太子宾客，不久册拜侍中，监督修订国史。三年，进封为郡公，不久又赠封他父亲善心为冀州刺史。高宗抽空到古长安城去游览，问侍臣说：“我看旧城中的旧基础，宫室好象同百姓杂居，从秦汉以来，几代都是这样吗？”敬宗回答说：“秦都城咸阳，城郭接连跨过渭水，所以称‘渭水贯都，以象天河’。到汉惠帝开始建筑这座城；这之后苻坚、姚萇、后周都在这里定都。”皇上又问：“昆明池是汉武帝什么时候开凿的？”敬宗回答说：“武帝派使者沟通了西南夷族，却被昆明的滇池所阻断，想征伐昆明国，所以就在镐地的旧池沼，开凿了这个池子，用以练习水战，元狩三年成功。”皇帝因此又令敬宗和弘文馆学士一起检查秦汉以来历代宫室处所奏禀皇上。那年，代替李义府做中书令，被任用和知遇的程度之重，当朝没有能比得上的。

龙朔二年，从新令改为右相，加封光禄大夫。三年，册拜为太子少师，级别同东西台三品，并且依旧监修订国史。乾封初年，因为敬宗年老，不能步行，特地叫他和司空李勣每逢上朝各自骑小马从禁门到内省。

敬宗自从掌握撰写国史，记事多不真实。当初，虞世基和敬宗的父亲善心都被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当时是内史舍人，对当时的事很了解，便对人说：“世基被害时，虞世南匍匐请求代替；善心死的时候，敬宗却高兴得手舞足蹈以求生存。”人们把这个做为评论敬宗的证据，敬宗深深地记恨这件事，等到替德彝立传时，特意大大地加大他的罪恶。敬宗把女儿嫁给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他本来就是皇家的奴仆，敬宗贪图钱财和他通婚，便替九陇歪曲他的出生门第，随意增加他的功绩，并上升到和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儿子娶尉迟宝琳的孙女为妻，得到很多赠品和贿赂，等到做宝琳的父亲敬德的传时，全部替他隐去了各种过错。太宗做了一首《威风赋》来赠给长孙无忌，敬宗改了说是赐给敬德的。白州人庞孝泰，蛮族首领中的一般人物，带领军队随人征讨高丽，敌人知道他很软弱，采取袭击把他打败。敬宗又收纳了他的钱财，声称孝泰多次打败敌众，斩杀和抓获了数万人。汉将骁勇健壮的，只有苏定方和庞孝泰而已，曹继叔刘伯英都在二人之下。虚美隐恶到如此地步。当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都是由敬播修订的，很多都详细直接，敬宗则又凭自己的爱憎歪曲事情真相并加以删改。评论家们对此给予批评。然而从贞观以来，朝廷修订的《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

要》、《文馆词林》、《累壁》、《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都由他主持其事，前后得到的赏赐，不知其数。

敬宗好色没有限度，他的长子昂很有才华，曾经位居太子舍人，母亲裴民早死。裴的侍婢较有姿色，敬宗便把她纳为妾，来做继室，假姓虞氏。其子昂一向和她私通，此后也不停止。敬宗大怒，逐出了虞氏，给许昂加上不孝的罪名，便奏请皇上把他流放到岭外；显庆年中，上表请求让许昂回来，担任虔化的县令，不久便死了。咸亨元年，上书请求保全骸骨还乡，皇上下诏批准他退休，仍然特别给他进封，俸禄和以前一样。咸亨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高宗为他举行了葬礼，三天都不上朝，诏令文武百官前往许府哭丧，同时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在昭陵陪葬，文集共八十卷。

太常将要定他的谥号时，博士袁思古建议说：“敬宗的职位是凭才气升上的，历次位居清流，然而把儿子丢到荒凉的地方去，把女儿嫁给夷蛮部落，熟知《诗》、《礼》，却在家里把事情都做绝了，接受贿赂，谄媚名人，只顾贪聚钱财，好好的白玉就这样被玷污了，也玷污了清流的名声，改换名称这种大典，必须按原来的实情反映。按照谥法‘名与实爽曰缪’，建议给他取谥号为‘缪’。”敬宗孙子，太子舍人孙彦伯受不了这种耻辱，对思古忿忿不平，便说袁思古和许敬宗以前有过恩怨，请求皇上换谥官，太常博士王福畴建议说：“谥号，是对一个人终生的称号，一朝的得失。关系到千载荣辱：如果恩怨是真的，就应该按法律推论评定，如果是因他正直而产生恩怨，我认为他的正义不能被忽视，他的官不能够被侵犯，德的标准不一致，凭什么说有礼？我现在守着这个官职，不是阿谀奉承的结果。如果见风使舵，阿谀奉承，违背直的而顺从弯的，那么更是法令虚设了，将会说礼院里没有可信之人。凭什么来激扬雅道；顾视同列！请求依照袁思古的谥议来定。”户部尚书戴至德对福畴说：“高阳公被重任恩遇到这种程度为什么要定谥号为‘缪’？”回答说：“当初晋朝司空何会死时，太常博士秦秀谥他为缪丑公。何会既忠而且孝，只是因为每天吃饭要花掉万钱，所以贬为缪丑。何况许敬宗忠孝都赶不上何会，饮食及男女方面的丑闻，大大超过了何会，给他谥号为‘缪’，没有对不起许氏的”。当时皇帝已有诏令让尚书省五品以上重新商议，礼部尚书杨思敬建议说：“按照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求给他号为‘恭’。”诏令依照他的建议实行。

彦伯，许昂的儿子，以著作郎起家。孙敬宗老年时的文笔，大多是令彦伯代作的，又因听信婢妾的谗言，奏禀把他流放到了岭北，后来遇赦得以回来，担任太子舍人，死得早，有集作十卷。